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

內閣大學士行實

胡儼字若思江西南昌府南昌縣人自幼好學若有傳授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亦通曉其說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明年會試中副榜授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授長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 文皇入正大統聞儼名召試之稱旨特授翰林院檢討尋陞侍讀直內閣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及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永樂二年陞左諭德仍兼侍講本年秋出升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時

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埊戍邊儼爲言其情有可矜者乃得免四年　文皇幸太學御彝倫堂賜儼坐講經賜賚優厚蕃嶷典也八年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儼雖掌國學朝廷有制作若纂修　太祖實録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去館閣洪熙元年以疾辭加太子賓客致仕拆丶　賜璽書襃美復其子孫頒寶鈔爲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閒居二十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嘗表許遜旌丹廟請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人謂其處退朋之有道云正統八年卒于家壽八十三詳國子監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臨江府新淦縣人自幼嗜學問從前

進士聶鉉受春秋經得其微旨未第時與同邑練子寧俱負時名練嘗自許爲忠臣以良臣期幼孜華除間練職憲臺幼孜由庚辰二甲進士授戸科給事中及靖難師過江練死節幼孜不果徃會 文廟正位遂改翰林院檢討簡入内閣轉侍講永樂二年 皇太子立日講經史幼孜纂集春秋十二公事名曰春秋要旨五年遷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階奉訓大夫永樂七年扈從 車駕巡狩北京八年二月 上親征北虜胡廣楊榮及幼孜從之次永安甸雪初霽諸峯奇絶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過雞鳴山躡野狐嶺 上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至興和 上曰汝觀地勢遠望似高近即漸平此陰山脊也若因山

爲塹因壑爲池守茲巖險雖有鐵騎千羣安能飛度耶次鳴鑾戍 上曰此大伯顏出其西北則爲小伯顏出其東北則爲開平汝等覩此始知塞外風景也至駐蹕凌霄峰 上召至帳殿夜分乃出次環翠阜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唐碑贔尚在也次小甘泉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虎豹色皆如之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至此南望北斗矣經闊灤海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其中遂更名爲玄溟池次通川甸又過精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冬還南京陞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十一年扈巡北京十三年扈從北征是年冬還北京命修五

經四書性理大全充總裁官十四年進翰林院學士仍兼右諭
德階奉議大夫賜織金襲衣本年冬扈還南京十五年扈巡北
京預修　高廟實錄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學士二十
二年扈從北征次開平　上召至幄中諭曰朕夢神人語上帝
好生者三是何祥也豈天謂茲寇乎幼孜請班師　上曰卿言
正合朕意即命草詔回鑾次長樂鎮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
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
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也次清平
鎮　上宴羣臣命內侍歌　高皇御製詞五章曰此　先帝垂
諭叙創業守成之難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洪業惟恐失墜

尚相與勉之於是自製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仍命
內侍歌之次清水源命幼孜刻石紀行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
旣旋師中道　宮車晏駕初喪至歛皆楊榮與幼孜攄禮行之
旣楊榮先馳歸報道中之儀皆諮幼孜而行　仁宗嗣位進戶
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踰月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
士尋典內制賜之銀章一曰繩愆糾繆是歲持節冊梁王及趙
王妃洪熙元年命兼禮部尚書階資善大夫三俸並支尋告歸
省丁憂宣德元年修　兩朝實錄起為總裁官明年持節之寧
夏冊安化貞寧二王妃歷覽周秦漢唐之墟悉見賦咏所過官
民休戚事竣上封事上嘉納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織金襲衣

及金騎馬三月命同楊士奇等選進士薩琦等八人爲庶吉士十月壬午扈從巡邊度鷄鳴山　上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對曰太宗後亦悔之此憫忠閣所繇建也　上曰山崩於元順帝時人謂元亡之徵信乎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　上曰自古聖帝明王未嘗無災異國之存亡繫乎君之仁與不仁而已矣六年遘疾屬纊子姓有干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耻正襟危坐而卒壽六十四贈少保謚文靖幼孜爲人簡易沉默溫裕有容居家敦孝友之行旣仕事　上以誠持論必正扈從北征時道中士卒有德者　太宗皇帝知之以問羣臣未有對幼孜直對宜遂班師凡於公務致勤不倦

處同僚能讓於人況愛無忤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寛厚類其德

性四方求者無虛日靡不酧應得其一篇一詠者皆寶重之書

兼工眞行嘗考會試者二讀廷試卷者四不伐善不矜名初陞

學士寵賚日加郎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菴所著有

北征録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稱述文靖古所謂金玉君子者乃其人也

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葢不多見也

野記云　太宗崩於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内左右艮窘擾

金文靖公速集諸内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

中錫器悉收入内幄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爲椑椑成權歛而函

之殺工以減亡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爲遺詔入
朝一召　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無有知者　皇
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禮金文靖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已
楊溥字宏濟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人夙禀醇質刻志苦學革除
己卯舉湖廣鄉試第一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當退
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
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既而中庚辰二甲進士授翰
林院編修永樂二年　仁宗正位東宮陞司經局洗馬兼編修
一日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
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

尤難得也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十二年七月　車駕北征東宮遣使奉迎稍緩漢王高煦譖之　上怒曰此輔導者之咎也黃淮先至下之獄楊士奇金問繼至　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不識金問何人乃爾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辭連溥及芮善王偁遂俱逮繫溥禁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鄰溥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五經諸子讀之數回不以貧窶患難介於中　仁宗登極釋溥擢翰林院學士入閣典機務本年陞太常寺卿仍兼學士洪熙元年正月己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命溥掌閣事選侍講王進侍直

改博士陳繼學録楊敬爲編修訓導何澄爲給事中俱輪班奏
對 上親握閣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
欲廣知民事爲理道助卿等有所建白卽用封識以進十一月
丙申溥密疏言事 上褒荅曰覽卿所奏爲國家計誠合朕心
但望始終如一知無不言贊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
酧報賜寶鈔絲幣卿其領之 宣宗嗣位復還內閣預修 兩
朝實録爲總裁官宣德元年高煦反旣獲陳山請襲趙王溥與
楊士奇執不可趙邸獲全十二月 上召溥語及治兵之道溥
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 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
則得其用必氣銳志果而後可用若素不訓養一旦驅之矢石

之間進退失措何望有濟溥曰誠如　聖諭四年正月　上御
齋宮召溥諭曰朕即位以來今四年常念祖宗創業之難子孫
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敢忘今幸百姓初安皆賴　天地
祖宗敷佑叅亦羣臣勵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
生於不虞朕未嘗不以爲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
今　聖心如此是以膺天眷福蒼生也　上曰滄海之大皆由
江河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爲君不
求資於臣爲臣不克輔其君欲其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
進諛辭殊厭之卿宜輔朕於善道對曰臣荷至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覽朕有過舉直言無隱即爲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

受盡言爲難　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是年秋以母喪
去任詔奪情起復居宥密以便咨訪如弘文故事不與機務十
月　上幸文淵閣諭溥曰朕聞有道之君願治之主崇禮儒臣
講求治道卿等職專秘閣朕躬至此冀有所聞稍暇當復至卿
等必有所陳論也遂制詩一章賜之五年正月實錄成賜溥白
金十鎰羅衣一襲綵幣十二端六年十二月　上御文華殿溥
同楊士奇楊榮入侍諭曰朕念　祖宗積德累善篤生　太祖
繼天立極創業垂統　太宗迅掃姦回再安宗社　皇考仁宗
恢弘治化增高累厚以固鴻業朕承　天位夙夜不忘記曰先
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

朝夕覽之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令以刻本賜卿卿當亦思
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溥頓首
受賜九年秩滿陟禮部尚書兼學士十年　英宗繼統命溥復
入閣與楊士奇楊榮同知經筵正統三年總裁　宣廟實錄成
加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溥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
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　先帝在御時切諭臣等此事　皇上
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望早
開經筵以進　聖學當豫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
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用輔養
本原皆見嘉納又上疏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於瘴癘南人

苦於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人乃發戍南
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
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而圖其
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
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十一年卒於官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
定溥爲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
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
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初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後儼
爲祭酒溥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
高之

水東日記云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振張修撰益相見輒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善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嘗筆撰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又云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菽園雜記云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為禮公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纔八月而已

瑣綴錄云宣廟最好詞章選南楊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

應制南楊思遲陳芳洲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嘉成宜壽域兮同升南楊以指圈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取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告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何如南楊曰好詩中官曰先生指壽域未為好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於端門西楊語陳曰適賜壽星一贊甚佳必大手筆也陳唯唯後正統間朝鍾一日不受杵命內閣述祠鍾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舊無

此稿先生第四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
皇后當題主祔廟南楊執稱　皇太后衆不能止及後奉命御
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容
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進呈遂用之
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具論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
廟學前元所建非　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
云廟於體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爲宜廷議雖是西楊
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如是可知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溥與士奇榮相繼入相時稱三楊士奇
有相業榮有相才溥有相度雖兒童婦女咸知其名然繫獄不

攺其操秉軸不渝其忠史謂謙恭淳謹不愧斯言巳矣

餘冬録云　英廟之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劒侍衛凛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一皆有奬勵之辭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於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爲大學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賛成者不可行也

三楊總論

天順日録云宣廟時三楊任事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勑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且薄吏部尚書郭璡不學無術尋又勑令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

又云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

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爲美事行之既
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
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
之高下爲一帖御史爲一帖給事中爲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
有缺特此帖於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
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舉時有九年
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耻爲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
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聽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高下但以
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以此輿論不平及

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協輿論然各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於公道故也

水東日記云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先生以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蓋初以姓同亦畧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固出西江而文定郡每書南郡乃因以南楊號焉

又云文淵閣宥密之地外臣非公事不能至廷陛機宜無敢泄者楊文貞文定文敏三先生典刑尚存文貞間遇知己或問近日外間有何事或某事便否亦甚鮮也後來者則有稍稍傳聞於人甚而方面官見辭後必造謁或舉子入考文學又甚而造

膝之言代言之筆不待暮出禁門而已徧告多人斯極矣此豈
惟係大體之得失而才器之大小福量之薄厚亦於是乎見焉
瑣綴録云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
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參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
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
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藩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
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
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爲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
時福建僉憲廖謨杖死驛丞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楊以鄉
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

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調降府同知　太后蹕之自是振日拾擷内閣之誤裁决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辨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朝徧詣權要委於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任發兒弟讐殺遠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靡費爵賞所爭荒蕪之境竟何益於　國家乃致九溪苗獠乘機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滿宗鄧茂七黃蕭養輩相煽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云丘仲深雜著云一時

賢相比稱三楊邈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還乾龍易位勑使旁午
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
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逭乎
塵談錄云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責成
之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張太后在上有擁護之功凡事
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
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
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㮣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
鞭振遣人押至閣下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
朝綱整飭海内乂安及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

權天下遂多事矣

吾學編曰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爲東楊文定爲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 昭聖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南楊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增

又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參合成名並稱賢相 增

又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主文敏經略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三十五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 增

張瑛字子玉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人洪武丙子鄉貢授陝西寧州訓導調武德衛學再調宿遷縣學所至嚴教條責效生徒多所成就永樂戊子秩滿九載擢吏科給事中稽考封駁克舉其職十一年冊立 宣宗爲 皇太孫瑛與選爲伴讀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中允尋進左諭德本年復改司經局洗馬洪熙元年三月録瑛舊勞陞行在禮部右侍郎宣德元年轉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閣二年丁未加禮部尚書仍兼大學士五年正月總裁 兩朝實録成賞白金六十兩金織羅衣一襲綵幣十端本年因瑛行事與陳山相類干外議調南京禮部尚書七年十月瑛上言天下儒學廩膳生員計三萬有奇

歲食廩米不下十數萬石朝廷養士之隆自古鮮儷洪熙定制舉額人數應天歲取八十人宣德以來稍加增益凡諸省皆然臣愚以爲人才與氣運相爲消長不可預爲額數才寡而數盈其失也濫才多而數少其失也隘請令各府州縣教官多員缺學政廢弛士習多未正請自今副榜中式悉補教官其鄉試額數量爲加補疏入下之所司九年甲寅丁憂奪情起復賜御詩十餘軸楮萬緡正統元年卒於官年六十五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瑛儀觀魁梧持己莊重文章政事非其所長予切惑焉夫渾朴多木強老成類遲鈍逡逡若不能言者藏辯於訥寒蹇若無能爲者晦巧於拙然則子玉其若是班乎

跡其所言豈其然乎

陳山字汝靜福建延平府沙縣人洪武癸酉舉人永樂初年授奉化教諭六年召修永樂大典陞吏科給事中八年丁憂十年起復到部擬陞廣東右布政使特留掌六科事十一年偕張瑛侍　宣皇講讀二十二年　仁宗嗣位遷左春坊左庶子洪熙元年陟行在戶部左侍郎宣德元年陞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入閣　詔領大學士日侍文華殿充　兩朝實錄總裁嘗墜馬傷足　上親調藥酒賜之時高煦反形已具　上親征命山留守師旋山迎　謁請間言宜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寧可無蕭墻虞也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白山之言

國之大計請先敕責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六師奄至可不旋踵而擒也楊士奇楊溥執不可　上悟其非遂薄山不復任四年十月　朔　上御左順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汝試言山何如人對曰山雖侍從日久然寡學術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邸幾爲所誤近聞干謁諸司內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貽溷也遂　命改山職機務專授內監習書九年疏陳休致卒於塗年七十有詩藁奏議藏於家

殿學記云予觀　國史謂山存心險刻臨事乖方趙邸之謀終身蒙訾信乎擇術不可不慎也

曹鼐字德恒直隸眞定府寧晉縣人鼐幼有[illegible]志日誦數千言

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永樂癸卯舉鄉薦宣德丁未中乙
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惭之改任泰和典史時中使旁
午至郵無虛日鼐處之裕如公暇即延禮師儒講明理性宣德
壬子督部工匠赴　闕疏乞入試中第二人楊文貞公一見奇
之明年　廷試　宣帝策以羲禹河洛象數鼐對稱旨　上親
擢第一　賜宴於禮部永爲定例授翰林院修撰從楊文定公
遊所得益深正統改元　英廟初御經筵掄選講讀官鼐首預
焉敷納明暢聞者聳敬三年預修　宣廟實録轉侍講五年
命入文淵閣辦事甲子進學士乙丑　廷試讀卷得商輅爲第一
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鼐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識

達政體才智出人爲 英廟所眷注 國朝制毋止封兩人正統十二年黷陳情乞將前母孟氏一體追 贈 詔允之不爲後例蓋特恩也十四年己巳五月戊申黷奏侍講劉鉉修撰王振堪教庶吉士修撰許彬郎中潘勤堪督四夷館從之七月虜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 上命武官英國公張輔等文官兵部尚書鄺埜等及黷與侍讀學士張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 車駕次雞鳴山癸卯次萬全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乙巳次天城丙午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丁未次聚樂驛戊申次大同庚戌次雙寨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辛亥次滴水崖壬子次洪州癸丑次白登王振益恣

肆追掖進兵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草中噤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彝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繫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儻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命太監吳亮相地布營陣未定虜已據南河次日虜僞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追之虜大蹂躪我師敗績死者十餘萬人彝及諸臣五十二員皆死之　景帝聞之贈彝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事　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又官其孫爲錦衣百戶

閣學記云予觀李文忠公及劉文安公奏疏謂自古夷狄之禍未有甚於土木之難者夫漢之冒[illegible][illegible]熙劝張唐之安祿豢養已久宋之遼金及元則又中國偏衰勢匪其敵我　明當全盛之時王用三驅高墉射隼而乃受制閹豎親勞六飛至使全師覆沒善人殄瘁如鼎者哀然為廷魁首元喪犬羊身膏草野不亦可悲乎

天順日録云予榜狀元曹鼐為人疏通爽俊初為教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榮之自東楊[illegible]議大事多決於鼐明敏之才相類焉雖王振恣横而亦尚

加禮敬沒於土木之難

馬愉字性和山東青州府臨朐縣人自幼篤學文思迅發 宣廟嗣位之二年擢進士第一名初國朝登科以來南北並試未有北人居首選者有則自愉始也是年立石題名大學士楊士奇奉 旨撰文備叙其盛識者已占愉爲遠到之器正統元年以修撰同考禮闈會 經筵缺人楊士奇薦愉學行進侍講與苗衷高穀曹鼐四人同侍 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講學士五年命同曹鼐文淵閣辦事乙丑主考會試得商輅冠禮闈及廷對仍賜進士第一名人服其識是年陞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入閣愉在內閣性資淳篤論事務存寬厚嘗奏讞疑獄經

年不决者多所平反愉爲 英廟所眷注常因父病 上察其
情特賜歸省蓋希闊之賜也十三年忽晨起趍朝仆不能語事
聞卽命醫往治越四日卒年五十三 上聞嗟悼賜棺槨賻鏹
萬緡命有司營兆域贈禮部尚書兼學士舊例贈者無兼官兼
之自愉始所著有澹軒集
閣學記云予觀山東志謂愉淳雅寬厚行義可式及讀國史則
又云端重簡默自處澹如門無私謁於乎使居台揆者其門如
市其心如水何愧於愉哉
陳循字德遵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蚤有文名永樂甲午舉鄉
試第一名十三年乙未會試當第一 考官梁潜以鄉曲避嫌改

取林文秸又以秸字罕見改取洪英曰此洪武中英才也而循
第二及廷試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太宗時重儒臣賜第萬
寶坊十六年駕幸北京命循往南京取載秘書自一部至百部
以上各取一部詣行在遂留用之十九年三殿災循上疏多見
采納洪熙改元轉侍講宣德初年命與楊溥專直南宮備顧問
又賜第於玉河西五年庚戌擢侍講學士時御史張楷上詩涉
時政忤旨循力救之獲免六年辛亥御史陳祚出按江西即按
所上疏勸讀大學衍義書左右讒譖欲邪佞等語有意譏訕
上不悅遣官校逮繫并籍其家會問翰林儒臣循對曰是書述帝
王修已治人之要誠所當讀俗士迂濶且處遠外不知　聖上

嘗讀之矣恕之誠當但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也　上意稍解竟緩其法正統元年命兼經筵官七年壬戌擢翰林院學士甲子命入閣乙丑遷戶部右侍郎仍兼學士十四年陞戶部尚書仍兼學士循首相奏復近侍翰林官於早朝時當立於金臺左側於午朝時當先諸司奏事悉從之本年土木之變也先擁駕入關索大臣于謙胡濙王直出迎衆知其詐循奏請勅各邊精騎入衛京師又多發榜文招諭回達以疑其心也先計窮復遁景泰元年四方多事兩京降災六科十三道給事中等官葉盛等各奏修省循與苗衷高穀等自劾　景皇悉宥之方　聖駕未迴國是兩在循模稜無定見及也先遣使請和　上諭循等於

文華殿因也先背逆天道遜留　上皇不共戴天之讐如何可和循等請勑諭阿剌并賞來使令回以緩其譎詐之情仍勑在京各營各邊關整搠軍馬以備從之未幾虜悔過送　上皇還京循等因吏部尚書王直等奏請遣使迎復還居南宮景泰二年陞少保兼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三年　上欲易儲先啖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立而　茂陵竟廢命以少保兼太子太傅循既獨寵任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典上之甚見嘉納七年修寰宇志凡例一準方輿勝覽有以戶口爲言者循執議不從曰此非造黃冊子何用戶口惟詳列進士之名一一書狀元及第識

者卻之書成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循子瑛與王文子倫俱順天鄉試主考劉儼黃諫等不為錄循與王文奏劉儼不公欲抵之罪有旨令翰林科道官覆考於是有阿附者以瑛等文章合式得特賜舉人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不報景泰八年

正月　上染疾不朝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循等會本請復立　茂陵未及上而奪門之兵起矣徐有貞以功入閣助石亨除循輩謫循戍遼東鐵嶺衛未幾詔還鄉以壽終循久在詞垣深知先朝典故應酬撰筆立就入內閣掌機務典冊制命皆出其手屢為考官去取精當所著有芳洲集

天順日錄云翰林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閒陳循輩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退至天順初重修選志從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此願補外職賢否皆於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職無不斥逐翰林爲之一清

名臣錄云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請老至京閣老陳公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謂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於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

瑣綴錄云景泰中纂修寰宇志館中諸公多不至閣老乃令閣

門吏每晨會後具報至否揭不至者職名於東閣上芳洲因揭
一對云朝叅未到荷聖朝恩有罪將叅逃不來柰志閣書無成
日人以爲得斯文相規體

瑣綴錄云景泰丙子劉宣化黄廷臣考順天鄉試時王千之陳
芳洲二公之子不偶適譯字劉淳卷已經翰林考中送入場不
及填榜故二公因劾以違制并摭所命題雖欲自絕有無正統
等語請如洪武間坐三五吾等罪例重開科考試　朝廷止命翰
林會同多官校閱衆謂去取差錯題犯嫌諱考官不能無罪二
主考甚懼不測惟高先生素厚黄同鄉翌日早　朝奏事畢出
班跪稱少保臣高穀有事閣上說閣老至榻前具白其情[illegible]

主考不問丘許二公子會試二公復上疏內批敢再打攪以大
臣擅法論於是士論不韙之然是科小錄亦不足觀踰年二公
坐誣王死陳成宣化亦疾卒時宣化同年陳汝言用事言於
英廟遂得諡文介益二公竟以此失名宣化偶以此得名事固有
幸不幸者

天順日錄云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
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
子爲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議其
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於是擢
日立之即以宮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

七人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爲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也已而天道一還盡華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媿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苗衷字秉彝直隷鳳陽府定遠縣人學術醇正舉應天鄉試永樂己丑會試中式時 車駕巡狩北京詔中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寄監讀書逾辛卯 車駕還京廷試擢衷第三名宴於會同館授翰林院編修屢典文衡宣德五年預修實錄成陞侍讀正統元年内閣楊士奇薦衷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與高穀馬

愉曹鼐同侍經筵三年與修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七年壬戌命
主考會試得姚夔與劉儼呂原韓雍程信項忠白圭諸公後俱
爲名卿十年陞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入閣十四年陞兵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景泰元年兩京多災異與首相陳循等上
疏自劾　景皇悉留之未幾衰乞致仕　景帝賜之勑曰卿以
科目高第發身事我　皇曾祖考以至於朕幾四十年歷官翰
苑寅畏小心朕方進卿以大司馬兼翰林院長官冀有倚毗曾
有幾時遽以老辭揆之古先哲王求舊之美固不能忘而士大
夫甘退之節亦不可拂特賜寶鏹金綺給舟以歸以副朕懷賢
念舊之意後卒于家壽八十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康官子鎰

爲監察御史

閣學記云予觀中都志載苖文康素履弗得其詳及讀國史稱其爲人温厚簡重外和内莊籍於世故樂道人善翛然有塵外之志予始知文康之風遐哉邈矣

高穀字世用直隸揚州府興化縣人自幼承家訓舉止如老成人父奇之甫十歲乃遣入邑庠卽能奮力於學弱冠遂領鄉薦登永樂乙未進士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洪熙改元授勑階承務郎未幾以學行獨優陞翰林院侍講丁外艱服除還任宣德乙卯主考順天府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改元春　英宗初御經筵少傅楊士奇等

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以供其職遂薦穀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賜三品章服穀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修　宣廟實録成進侍講學士甲子復主考應天府鄉試士無間言乙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内閣知制誥丁卯進階通議大夫十四年己巳秋　聖駕北狩命穀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時　景帝即位虜情叵測邊境日嚴選使虜者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遂陞大理寺少卿穀嘉榮之奮忠即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元年都御史楊善迎　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穀欲從厚涉疑未定有千戶龔遂榮投書於穀言奉迎當重之意穀即袖其書以進且曰

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陳循見之恚甚穀執議如初已而
朝廷以遂榮非分得譴之　聖駕至自宮郊迎穀復上章以伸前
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辛未朝廷以穀望重進少保仍以尚書
兼東閣大學士壬申易儲不敢諍命兼太子太傅尋賜階榮祿
大夫穀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關係聖德尤在
得人遂薦少卿陳詢學士呂原中允楊鼎都御史王文大理寺
卿蕭惟禎疏上命詢鼎侍經筵文入閣甲戌南京災朝廷念
祖宗陵寢所在以穀大臣中清慎者將命往祭祀事竣被災者千
餘家悉發廪賑之歸奏稱旨是歲冬給事中林聰忤執政王文
等執政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穀獨持正議[illegible]

從輕典士論𨖅之乙亥星變疊見上疏謂臣濫居保傅不能盡匡輔之道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寰宇通志書成進兼謹身殿大學士是歲秋順天府鄉試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劉儼爲考官執政陳循王文以子入試不中交章奏儼去取不公欲置於法乞詔翰林及六科十三道覆考穀時以疾不出一聞此事卽強起預考考畢穀然入言曰大臣子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殺考官可乎因閱卷止黜林廷一人餘俱從儼所選由是儼得釋穀之名益振而拂其意者銜之穀屢求退避不允天順改元　英皇復位首召穀慰諭而留之其欲誅斥殆盡穀卽上疏辭保傅二職時機務塡委穀亦衰老弗堪

懇乞骸骨　上憫其老特允所請賜白金楮幣織金襲衣給驛舟送歸其家復賜勅諭有曰日與親戚故舊徜徉丘園展契闊之深懷道朝廷之盛事清風高致足以勵廉而革貪夙德雅望足以敦化而道俗則鄉人永有終譽焉士林以為榮越四年庚辰以疾卒壽七十贈太保謚文毅穀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交人不泛視義所在勇於必為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慥慥乎篤實之君子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

立齋録云景泰初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於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得有一講官忘其氏名拾以貽之今按宣德中李時勉為講官學士一日

景陵懷金錢至史舘擲之於地令諸臣拾之時勉獨正立乃呼至
前賜以袖中餘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曾講
到使臣以禮一章否
瑣綴錄云景泰三年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獨　寵任乃
疏請内閣增人實欲援知已自助意屬錢原博方私託商先生
贊之良久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
不相得若水火然及疏下内閣推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繁
劇衙門則三法司亦可舉若則吾所知者蕭惟禎也意實不在
蕭特以汨錢耳高先生遽改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蕭於是
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後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甚云不足高之狹

謚竟用不合時謂高先生自生一　敵然千之好惡固不私也

殿學記云予讀國史稱穀爲人高簡廉靜不比匪人觀其白劉

儼之公救林聰之直嘉趙榮龔遂榮之忠推是心也天日將爲

昭焉

張益字士謙應天府江寧縣籍直隸蘇州府吳縣人永樂乙未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中書舍人轉大理寺評事正統元年

三楊薦與修　宣廟實錄三年書成遷翰林院修撰博學強記

見稱於時十四年正月陞侍講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本年八月

北虜犯邊太監王振力主親征益同學士曹鼐扈駕時西寧侯

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大同守將定襄侯郭登因　駕將

旋欲有所陳論不能自達乃告曹鼐與益宜從紫荆關還益曰然卽當入奏旣行營入紫荆復折而東才四十餘里耳益竟從居庸也八月十三日．駕至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曹鼐草勑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遁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刃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相蹈籍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益與曹鼐俱沒陣中及　景帝卽位贈學士謚文僖益爲人清淳端謹文章閎熟雅健有法對客數千言援筆立就楷

書亦工初孟端與夏昶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昶見孟作石渠閣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孟見昶竹妙絕亦不復寫竹竟各以其所能名世

守溪長語云土木之難孟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印馬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如生來曰以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紅沙馬一疋夜來無病暴死異之及歸詢之父老孟初從　駕惟騎紅沙馬云

商輅字弘載浙江嚴州府淳安縣人幼穎敏早遊邑庠時學諭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望相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不利乃入太學李文忠

公時勉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
試廷試果復舉第一人為翰林院修撰丁卯　英宗命選詞臣
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　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
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務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
主羣議請　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
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甸居之虜復各遣
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偽為喜寧報誘擒也先背故遁
於虜營虜得榜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
本年秋　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伏謁命草詔稱旨賜酒果
馬匹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

猶欲窮治不已翰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有傷骨肉之情由
是處忠得罪衆皆無累二年壬辰初議易儲翰謂此國家大事
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明日有旨會官議附和者衆
竟易儲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五年甲
戌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翰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
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宮秩時閣老皆職保傅止進
兼官擬翰陞兵部尚書稿定少保陳循屬翰繕正遂付太監王
恍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恍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翰豈可獨
陞至期勑出翰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寺卿衆愕然不滿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略援筆

增二語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心如今正要用爾宜用心辦事且討議改元年號草詔頒勑石亨容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欵輅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耳上怒稍解乃坐削爲民輅去後　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illegible]汲力東宮最多可惜其去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召

憲廟卽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輅於次年春至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復舊任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才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戊子以地震乞休不允是夏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輅與彭文憲時力言祔葬祔廟以體　先聖篤夫婦之懿昭今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闕泣請　上爲感動卒從之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言至詰責言者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商輅何不可欲加譴輅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兵

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又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輅與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　上喜賜輅等俘奴各一己丑冬復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彗見復上八事一曰崇正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賢臣四曰愼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厲官守七曰恤軍民八曰　　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上一日議及郕王監國輅覼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上聞之亦泣遂復景帝號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勑修資治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

時禁中建玉皇閣於宮北將有事焉輅上疏曰　皇上爲此無非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於古未爲合禮昔傅說之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宮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皆停止勿爲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夏月皇子薨　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內外稱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

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勑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
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至情慊衆
人之公論逾月東宫母紀貴妃薨輟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
如禮尋因星眚見條陳弭災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
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
者慮囚以理冤抑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
隘曰增置雲南巡撫又宫門災工部請命中官採木蜀楚輅爭
以爲不可　上皆嘉納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内官汪直
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内外官卧不帖席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
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

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嚴厲略正色曰
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
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備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更易
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徹去西廠
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略
直從中主之略亦決於求去遂加少保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
卒贈太傅諡文毅略手儀山峙襟度淵澄詞氣溫徐居平敬慎
不懈接人恭遜早擅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爲已任以薦賢爲
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亹亹不倦文牘盈案裁決

如流中遭誣罔夷然不較權奸既敗事白復起佝呲益切是明良多一時儉壬構傾舉無能爲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於當時風聲聳於後世視古名相碩輔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旦之沉靜亦何忝哉先後蒙賞賚金幣冠服書籍鞍馬飲食之類頻膴而自處泊然一主考會試五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傳於家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乃嘆曰其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朝廷妄殺一人也

瑣綴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

職之命至日衆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彭時字純道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自小端重寡言不與羣兒狎戲惟奮勵讀書治春秋從叔父憲副彭琉學屬文輒有驚人語琉喜謂他日必為宗工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尤以公輔期待之正統戊辰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 上惟命錦衣衛尋索而已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恤儒臣之心至矣及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厲色詰其誤事之由時舉止殊從容唯唯謝過而已人以是服其量已巳秋 英廟北狩 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與陳

循諸老遊時雖晚進積學素履爲　上所眷注時繼母余卒乞終喪不許尋陞翰林院侍讀景泰元年賜金帶及五品服復上疏力求終制從之三年壬申服除遷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寺少卿仍兼侍讀　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召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正統十三年狀元耶時對曰臣不才誤蒙　聖恩拔擢至今感戴不忘因叩頭者三又問曰第二名陳鑑第三名是岳正對曰然又問今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事出外與酒飯去時叩頭退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有事數召面議賢退必詠諸時則竭忠據理以告之

有不可者不肯詭隨初或意相忤久之心服其諒直語人曰彭公眞君子也戊寅春二月上 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 詔草已進乾時謂李賢曰此事前所未有宜有 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數赦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但行優老之政爲宜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勑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如此恩典與斯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即擬仁政數條進呈 上大悅 命即行之是年十月十日扈 駕校獵南海子海子距城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闢四門繚以周垣中有水泉三處獐鹿雉兎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於中亦所以訓武也

是日扈從官皆蒙頒賜獐鹿雉兎而內閣三人比諸人差厚乙
卯四月六日　賜時等遊西苑五月五日賜文武官走驃騎於
後苑七月賜時同內閣學士三人及尚書馬昻遊南城俱宴昻
而回庚辰春廷試進士第一甲得王一夔等三人以後數日
上召李賢諭曰永樂宣德中咸教養待用今科進士中可選人物
正當者二十餘人爲庶吉士止選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
似彭時者方選取賢出以語時時疑賢欲抑南人進北人故爲
此語因應之曰立賢無方何分南北賢曰果　上意也奈何已
而太監牛玉復傳　上命如前令內閣會吏部同選時對玉曰
南方士人豈獨時比優於時者亦甚多也牛玉笑曰且選來看

是日賢與三人同請吏部考選得十五人南方止三人而江南惟張元禎得與四月六日　上御南薰殿召王翔李賢馬昂呂原與時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　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得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　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慍　上起入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十月二十二日　上御西海閱將臣騎射召將等五人入侍是日所閱皆侯伯都督指揮指揮隸三營把總管操者總兵官會昌侯孫繼宗廣寧侯劉安懷寧伯孫鏜都督趙輔其名籍進呈令

逐一馳馬射箭以三箭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否有中二箭或中一箭者其有不中而引弓發矢可觀者比中例試畢賜寶鈔有差仍賜賢洎將五人各鈔一千貫是年十一月試御馬監勇士騎射亦如之先次有畏避不趨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畏威知所奮勵天順末錦衣衛指揮使門達日見寵任忌文達與相軋陰中傷之　上曰李且得罪行專用彭某中貴以語時愕然曰李公何遽至此因爲力辯[illegible]文達得釋又河南有衛官頗強横凌人用事者誣其[illegible]鍛煉成之時曰人可輕殺耶具言於　上竟得從[illegible]數十人一日病咳　上遣太監牛玉視疾牛嘆其[illegible]入言之　上欲爲營第適

駕晏不果自甲申正月朔日以[illegible] 上不豫猶每日裁決萬機如常至初十來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即位過百日成婚其二一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嬪斂器服語意詳盡皆合天理當人心書畢且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爲朕潤色之既至時等驚愕曰何至是牛玉曰 上意亦謂事不可測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欽誦畢皆嘆曰所言關大體非 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下淚牛玉備以前言復命且曰彭時猶悲愴 上聞之亦隕涕已而曰凡收拾待我去後遵行次日玉出道其詳因曰 上英偉從來不墮淚今

若此事可知矣至十七日　駕遂崩焉次日早　憲皇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內閣學士李賢陳文洎時并文武執政大臣至前諭曰　父皇賓天爾等盡心輔佐因泣下羣臣皆俯伏號哭良久乃起叩頭而退是日有　旨命太監劉永誠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書王翺李賢年富馬昂侍郎陳文并時爲議事會衆官計議處置軍國重事遵宣德十年例也預列者皆荷銀幣之賜及　憲皇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二日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合尊　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爲此

舉及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損多矣李言
是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　皇帝母
當爲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知
事不成因目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　胡
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亦助其言時曰正統
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
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
作色厲詞曰你每偏會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有二心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

而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寔好夏色少怡遂再入請　命良久出曰得　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　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旣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㘝二字好稱呼非有寓尊卑於其間也衆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同議懼逆夏意有後患隱然不言惟李閣端時極力纖其後頓　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　仁壽宮以成大禮　仁孝之德於茲可見矣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字是　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有難言者而不知禮之人且欲逢迎於其間非二先生力

爭幾議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彼默默者徒享厚祿何為時同僚有未發言者面聽單語深有愧色至營造山陵時與同僚李賢陳文計曰前日事費周折如此今玄宮宜從權作三位庶日後兩全其美李曰然遂具疏言之已而內臣傳 聖旨曰所言固有理但洪武以來制度只雙穴未可輕易仍令諸大臣同議及議夏太監堅言不可衆頗望不言乃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月 上行耕耤禮時在九推之列三月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用大臣八人分獻時分獻西哲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太監許安致道里費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勑促還朝丁亥二月至京 上慰勞之六月以

四川宜府遂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規切時政八月總裁 英
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
夏陳莊靖卒時上疏言臣才識迂陋今冒居閣首僚何以下副
羣望乞妙選出衆才賢擢居前任 上曰卿輔導有年才識老
成何以辭爲會 慈懿太后崩 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
先發時曰 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一定禮無可議者
其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
大體 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實綱常典禮萬一有違在廷
百臣將有言之宗室親王將有言之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亦將
有言之豈得保其終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乎 上猶重違母后

之意未允時與在廷文武羣臣伏文華殿以請或至嗚咽泣下
上爲之感動卒從禮制是秋彗星見越二台時上疏乞痛加修省
而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望正名分均恩
愛以廣繼嗣爲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宸衷不宜
專任臣下如平昔察知其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
權出於 上皆嘉納之七月間陝西奏報平凉府屬縣土達滿
四糾衆劫掠四出勢甚張皇時疑此徒服役既久今忽反必有
不得已者請 勑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賊
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
益急復請調京軍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

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
者數千人軍器悉爲其所得報至京師輿情驚駭是時賊雖再
勝聞 朝廷遣將出師遂退保石城山劉項領兵近山分爲七
路圍之戒前兵深溝高壘不輕與戰有副將毛忠恃勇自領鋭
卒登山仰攻之復敗衄京師士夫聞失副將益危懼以爲安史
復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不勝任輙請 命撫寧侯朱永再領
京軍及遣兵四萬以往 命已下撫寧難其事奏定賞格謂如生
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
然時見其張大欲止之然難於遽止請令姑整軍裝待有急報
啓行至十一月項知賊被圍已別命將亦不敢止但奏宜令總

兵星馳赴援儻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比奏至　上命太監懷許黄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程言事急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取時言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曰項今退在平凉亦不可知何謂爲圍守耶尚書白圭侍郎李震相顧不言時曰彼分布已定無故何以退且京軍行何時可到程曰來期[illegible]二月時曰如此則緩不及事矣事之成敗只在歲終然以項奏詞觀之勝可必矣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今邊軍行留京軍而任營將不遣程又

請差錦衣衛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閣請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之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羣然附和以爲止軍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爲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靖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洶洶益甚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中外稱快

上喜賜俘奴一人改吏部尚書五年己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

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掊尅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貼估值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庫以萬民之供輸而爲奸人之所侵奪伏望盡革其弊以惠生民 上是其言京師爲之踴躍七年辛卯十一月彗復見上疏言德政之要其一乞崇正道而毋惑於佛事其二乞謹命令之傳庶事出於一而無詐僞其三請退朝之暇延接大臣而議政事兼問軍民之休戚訪人才之賢否察治體風俗之得失其四言近聞變倖無故而受金帛者或工匠無故而冒官職者衆是賞太濫也或罪不應謫戍而謫者或罪不應死而死者是刑太深也宜節賞愼刑以遵成憲其五乞以古

之聖賢爲法聽受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當理者宜
即行之其六言股肱之臣耳目之司近多主於奉承而嫌於違
覆直行已意而不加斟酌乞戒勵各官慎修厥職任股肱者事
有不可宜再三執奏毋率意而行司耳目者遇事爲民蠹宜即
劾奏毋徇情而黙庶百官知勵興起事功其七乞清理三營草
場減退豪勢莊田嚴有司掊尅之禁庶軍民得所邦國永寧
上然之且曰卿等宜益勉佐理太監劉永成沒或言其有軍功宜
追封爲伯時力爭之或曰自古有封王侯者時曰此豈盛世事
耶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八年壬辰天下水旱相
仍時復上疏言時政闕失乞放歸田里不許十一年乙未正月

陞少保尋復病甚自巳丑以後凡七在告　上輒命醫視疾遣內臣致豬羊雞鵝酒米之賜踰日不出則必再遣焉三月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及私問之亦不應是夕遂不起贈太師謚文憲時資禀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閒居無惰意行則兩手常端拱飲食不聞匕箸聲尤不喜紛華先後蒙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千萬緡冠帶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時處之泊然終歲不一二宴會未嘗有音樂於物尤愛惜雖片楮寸纍未嘗輕擲然非其義一毫不苟取與人接有和色無疾言無喧笑諧謔聲至於論辯事

理則確然有不可拔者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唯恐其不章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其人常一典應天府鄉試主考會試四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人大臣間爲新進所媒蘖者必反覆辯析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或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菽園雜記云前代賜諸侯有湯沐邑賜公主有脂粉田而皇莊則未聞也今所謂皇莊大率皆國初牧地及民田耳一歲計之入有內官掌之以爲　乘輿供奉然　國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地府庫倉廩莫非其財而又有皇莊以爲已有此固衆人所不識也閣大臣彭文憲嘗言之其疏留中不出而言官不聞

有議乞華罷者何邪或云正統天順間尚無之
閣學記云予觀可齋記乃見文憲公之貞朴非若文達公之多
智也及讀國史謂時端嚴愼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
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於乎今之君子何獨不然溫室
之對可爲永鑒也已

江淵字世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人天資明爽才學充裕中宣
德五年庚戌科進士時　東宮已建　上欲選進士之尤者使
積學以備宮僚之選勅禮部尚書胡濙選年少美質者二十人
入試　上在齋宮親授題曰用人何以得其方命大學士楊溥
掄次得三山薩琦與淵等八人與列　詔賜襲衣冠帶有司給

燈油房屋皂隸命太和王直率之讀中秘書正統元年績成[illegible]
翰林院編修十年乙丑同考會試尋陞侍讀十二年選入東閣
進學士十四年陞刑部右侍郎土木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被
太監金英扶出淵直左掖門問之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淵入
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會虜至京城西北關外都督孫鏜營
於城西命淵叅其軍及虜退尋改戶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入閣典機務景泰元年大理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懇乞致仕
淵上疏留之以慰人望二年命主考會試得吳匯等二百人如
余子俊馬文升秦紘楊守陳柯潛王㒜林鶚高明葉湞爲時名
卿本年尋命巡視淮徐諸郡淵條奏三事一淮之常盈徐之廣

運儲倉俱在城外宜築月城以守之一天津爲北河之會鳳陽爲中都之會宜放操軍以守之一河南爲中原之要地北平爲京師之巨甸宜選民兵以守之疏上命所司議行三年與易儲事加太子少師仍兼前職七年丙子春于少保病在告　上諭旨內閣求一人協同之時淵在內閣每爲同事者沮抑常垂涎代于諸閣老窺其意乘此謂之曰兵權任不輕非江先生不可淵欣然不辭乃屬商輅具擬內批陳循王文入商所指畫掌中作江工石兵四字商輅悟領之明日旨出調工部石璞於兵部淵補工部大恚失望明年　英廟復位與陳循葷俱謫戍鐵嶺後石亨敗復其官淵清勁簡靜善文詞但入閣未有建明每沮

抑於同事者貴敏多衛之奏人謂出於淵筆史館多以為然性

丘濬獨曰開當時城敉其兄為此覬免罪耳且廣西書奏用土

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其疑乃白所著有觀光錄采

鳴玉全生休休子等集

閣學記云予觀景泰時陳循柄國凡厥有猷有為者咸程厥能

效厥用然而任怨太深操持太重怨叢則眾怒權論則生疑如

江時用等才固可取而志亦可恤也循之明於知人暗於知己

又胡足恤乎

俞綱字宗立浙江嘉興府嘉興縣人改隸順天正統元年舉楷

書修　宣廟實錄三年授中書舍人六年　郕王受封簡輔導

詔綱侍講歷爵理正十四年　郕王即位九月以輔導恩陞太
僕寺卿十二月進兵部右侍郎入內閣景泰元年侍經筵二月
命出理部事二年陞兵部左侍郎綱為人和愿縝密無疾言遽
色謹身率職人稱為長厚君子云詳南京禮部
王一寧字[illegible]浙江台州府仙居縣人幼負異質十三歲能詩
文峻任國子監丞一寧以奇童薦　仁廟在青宮時召賦銀河
詩并令鼓琴嘉之送國子監肄業登永樂戊戌進士授工部主
事尋改吏部稽勳司主事供奉　文華殿宣德初年秩滿改翰
林院修撰正統三年實録成進侍講四年己未同考會試十三
年陞禮部右侍郎同曹鼐薦教庶吉士萬安等十四年命督湖

虜軍師被劫召還景泰元年以中官王誠曾受學力薦命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與易儲議加太子少師仍兼前二職一寧在位以歉熟希世不能自立未幾卒于官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

閣學記云古之英傑之起也固不拘其類後世則不然乃若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之儔或以他技進卒敗其身而動搖宗社故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于君始由狎客射策甲科終由佞倖司綸秘閣君子奚取焉亦以寓勸戒焉爾

蕭鎡字孟勤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幼失怙恃成童穎悟絕倫登宣德丁未進士需次於家初　宣宗欲選進士之尤者續學

以備官僚既命楊溥掄宣德五年進士得三山薩琦等八人與列作養後又勑通取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於文華殿取二十人鉉爲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樂用應二十八宿之數正統元年授翰林院編修三年與修 宣廟實録成陞侍讀十二年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乞休命鉉代陞國子監祭酒景泰元年以老疾辭監丞鮑相合國子生三千人請留如陽城故事 景皇可之仍復舊尋命充經筵講官二年 景帝幸學命坐講鉉講書經臯陶篇天聰明一章稱旨尋進戸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三年羣臣議易儲鉉曰無易樹子伯者所禁况天朝乎不聽尋加太子少師時 上已立已子爲皇子鉉因天變上疏

情切時政自是不復召見七年會修天下郡志通鑑綱目續編
成命兼戶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明年　景皇不豫太監興
安詔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
不在此陳循輩知之侍郎李賢因會議問鎡鎡曰既退不可再
於是人疑內閣有異謀而奪門之兵起矣　英廟復位削鎡爲
民退居八年築別墅於南阜號曰尚約人因稱尚約先生所著
有成均集詞垣集尚約集藏于家

閣學記云予觀丘文莊贊辭謂鎡蒼然古色淵然德光進有所
施舍可以藏及讀國史稱鎡言動溫雅性多猜忌遇事亦多退
避方景泰易儲時則默無言以爭及加宮秩則靦顏以受是遇何

德哉

王文字千之初名強直隷保定府束鹿縣人永樂中由鄉薦討偕於京師　文皇帝命選下第舉人給冠帶入胄監文與焉辛丑登進士擢監察御史有能聲宣德中與同官王翺于謙咸爲都御史顧佐所稱許時彰德妖寇張普祥謀逆　宣廟簡命往治事平還奏稱旨欽改名文擢陝西按察使正統四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兼理軍務五年入爲大理寺卿七年夏大旱　上命中貴與安審成獄文片言折之衆皆輸服未幾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理院事時冢宰郭璡貪黷文疏其罪人皆憚之及大理寺少卿薛瑄忤太監王振文希振意巫誣出入人

罪繫獄處以死及見振跪門外俛首向北以是爲公論所斥十年代陳鎰鎮陝西十四年也先犯順當國者移文沿邊徙民入城以避其鋒文謂黠虜逆天神人共憤不宜驚擾以惑民心關中安堵如故尋召還轉左都御史 景皇莅祚優禮有加遂席權怙寵不能容物景泰元年也先遣使請送 駕還京朝議未定有一揭帖語多文而切直大槩言今日奉迎禮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禮部尚書胡濙得之太學士高穀因與吏部尚書王直等議封進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及給事中葉盛林聰等詣禮科草疏同上得 旨繳進文有憂色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其量隘如此及 英廟將旋禮部議

迎復文復厲聲曰來孰以爲來耶黠虜豈誠貞不索金帛不索土地孰以爲來耶衆畏文不敢言多忿恨之卒主迎復三年見濟生廣西奸人黃竑建易儲之議祈免死罪命廷臣會議文首云當立衆唯唯因具疏令羣臣署名給事中林聰曰太子已立無過當置何地文怒瞋之林不得已亦署而見濟竟立易　茂陵爲沂王未幾御史王溥希文旨構林爲鄉教官其營美地詔多官訊之文抑林受賂不承乃入以大臣專擅選法律斬賴胡濙以言語　上獲免本年大學士高穀以陳循獨見寵任引知巳自助值文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謀入閣議增員穀遂薦文入閣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參預機務文疏舉官賑民、

事悉納行之五年蘇松大水民饑貸衆富室不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命文康之文以謀叛族其家賴大理寺卿薛瑄抗章辨之獲免者衆事發除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七年夏寰宇通志成命兼謹身殿大學士秋八月順天鄉試文子倫不第與大學士陳循訐奏考官劉儼不公欲抵之罪於是阿附者得特賜舉人八年　景皇不豫羣臣請復立茂陵文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於是人益疑之　英廟復辟言者首論于謙王文迎立外藩擅易儲宮廷鞫文力辯謙不言遂同戮於市後其子倫改名宗彝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訴雪父冤詔復其官加太保謚毅愍

殿學記云予觀國史謂文爲人深沉剛果屢鎮大藩兩總憲政每廷議百官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决與陳鎰交代一揖之外未嘗接談及入閣毅然欲有所爲即玆以觀其志果其情深其才充其氣滿迺若私詆考官廷詰獄吏誣薛文清以死又何險也

瑣綴錄云景泰五年御史鍾同郎中章綸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曰奸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略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崇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

級處之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
天順日録云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宫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亟
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宫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
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翼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
曰既退不可再賢即逆其有異謀也文又對衆曰今只請立東
宫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
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説於石亨輩王文于謙已
遣人賫金牌勑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朝
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是日景泰不朝巳四日矣先一二日又

駕其說於石亨輩云見泰命太監張永等衍籓數人掌兵者共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於 太后寫勑吉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爲王文輩爲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爲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舉此大事以爲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與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

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可齋雜記云束鹿王公自正統中任都御史甚有名譽晚與中貴王誠厚相結納欲入内閣是時閣下已有陳高蕭江商伍人矣而王難言私以語高高遂為具奏請添入有不拘煩劇閑散之語及會議陳不知其意謬曰我於煩劇中舉蕭維禎高遂曰我舉王文奏上果用王當時人皆駭愕多咎陳欲私鄉人故激成此事然不知陳無意而高有意也高之意惟商公知之商以語予如此云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世為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幼從父震以

閭右徙京師性穎異年十二三已能古文詞卓然出諸生上少
長再學於都憲思菴吳先生學益進文益奇已有用世意其議
論所發往往出人意表思菴曰子欲求仕乎乃挈之見國子祭
酒頤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頤菴以事稱病不出坐臥一土
床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頎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
詩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頤菴為之瞿然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
遂以其業授之學未幾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年二十三中順
天府鄉試明年登進士第　宣廟慎簡進士以備官僚刱通取
二年五年八年進士召試文華殿取蕭鎡與珵等爲翰林庶吉
士其數上視列宿後續成　宣廟御便殿悉召試之擢珵第一

即日授翰林院編修既入翰林不屑專以文凡軍旅刑獄水利之數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爲理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壯之宣宗崩預修實録纂述之際多所補益尋簡命修玉牒五倫君鑑等書再遷侍講思英宗之世承平日久上疏言武備事凡數千言上嘉納之及十四年土木之變北虜犯順京師戒嚴朝廷以内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人理素善錦衣劉揮使薦於太監金英召至左順門問計理妄占天象倡議南遷兵部尚書于謙斥之於廷又爲太監金英所鄙遂懷悵惘本年假監察御史分守河南彰德府得民兵數萬人虜

退召還復侍讀景泰元年選充經筵講官二年珵因屢薦不允一日爲陳循推命循以玉帶曰推先生命玉帶至矣故敢以獻循受之乃教珵曰汝當更名毋使內家習知也即更名有貞本年祭酒員缺有貞覬意補之時用人決於少保于謙有貞托門生楊宜爲請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於 景皇帝 上諭于謙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存心奸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于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有貞不得知遂啣于謙三年以易儲事轉左春坊左諭德乃兼侍讀四年河決山東張秋衝開堤三百里饟道阻絕有詔朝堂舉能治者有貞請行特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往視水災有

貞奏曰凡平水土在知天時地利人事三者天時既經地利亦
緯人事庶可施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勢水勢平乃治其決
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一曰置造水門二曰開分水
河三曰挑濬運河於是命督軍夫三十萬修築至則作渠起張
秋至衛沁凡河流傍出者堰之凡作堰九長袤皆至萬丈障水
北歸漕河於是始築其缺作水門大堰虹堤交相扞禦比七年
成功陞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八年丁丑正月　景皇不豫大學
士陳循等共議請復　茂陵因節假本末上會都督張軏張輗
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
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獵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

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軏等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云謀必在今日軏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内誰不可者軏等肯之復密語郎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内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内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幷軏等莫知之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輒行軏顧問

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濤南宮城門鑰固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 英廟燭下獨出呼軏曰爾等何爲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轝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前掖 英廟獨登轝有貞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光輝 上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其官有貞等前導啓遍扃𨶒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轝前者武士以椎欲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陞座鼓鐘鳴羣臣入賀於是朝野懽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未

諭時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以翊戴功依舊職兼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兼學士掌內閣事初廷訊迎立之蹟無實可驗左都御史蕭維禎等則謂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　英廟持之有貞進曰非此則今日之舉為無名由是議決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為民陳循等編戎伍有貞以巳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　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賜券子孫世襲指揮使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有貞既錫爵權寵傾朝紛凡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宦寺手至是有貞復請歸閣閹豎浸失權迨曹石干有貞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

於 上有貞復諫止每節縮恩典益卿之會御史楊瑄劾曹石
不法事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憾 上與有貞多屏人語
曹石乃令小豎竊伏聽之以聞 上果驚疑有貞戇直下有貞
及李賢獄是日雷電雨雹大風拔木乃被赦言出有貞為廣東
叅政行至德州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養病給事中
李秉彝名以貌類者持奏入接本小豎覩其牘甚長言大人說
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不語豎覩懸牌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
日朝召其人則亡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豎豎
曰非也非肥而髯今瘠無鬚乃復大搒常熟張廷端以寫作遊
都下捕者覩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

秉彝竟死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客泰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共吏共為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加之酷烈益甚類死數四竟無狀馬尤毒詈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行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為此以惑　朝廷士權顧建計其共挑箋作狀楊其書謄之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令　皇帝為堯舜之君令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獄竟不成乃命取誥券出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宜戮市曹會承天門災乃宥之編置雲南金齒為民及曹吉祥

石亨張軏相繼伏誅　上御奉天門論及人材謂李賢曰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乃石亨張軏輩害之耳竟若不宥後世其謂何特命戶部移文還其家成化元年復冠帶九年卒於家壽六十六所著有史斷文集若干卷

天順日錄云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萬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貞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為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尤勝於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貞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賢曰

先生誤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出於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於已也後　上亦覺有貞之非常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貞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野記云武功方被疾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瑣綴録云　英廟初復辟徐有貞等嗾言官劾王于二少保等以名立外藩不軌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下多官會問于俛首不辯但言辯也死不辯也死　朝廷赦得我衆人亦不

肯惟王千之條折折辯衆莫能難蕭都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總兵張軏即封太平侯者瞋目與蕭都御史去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蕭若不聞時刑部侍郎劉清秀欲回語張軏怒叱之曰看你這等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軒然刑科給事中尹旻當衆奮然攘臂拳踢王千二公且謂此二奸臣正奸殿議者含笑越明日有貞等遂陞旻通政司參議後有貞敗王千事亦昭雪旻頗慚悔掩護不及矣

又云武功奮志疾惡湯都閫胤績謂曰省齊誤矣公曰東谷亦爲是言耶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寓圃記云馬士權泰州人讓官於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與學士先生遊劉元博徐有貞輩凡疑必往質士權故與徐尤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貞共爲南城之計不次權勢相拉疑有貞文臣不時見上將爲所間遂構其事自武功伯降廣東參政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造奏本毀謗朝政石曹因譖有貞怨望使親信馬士權爲之 上命權臣門達遣邏卒追有貞於途收士權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於廷必欲士權承以及有貞士權遍嘗幾死者數數終無一言若以齟齬及有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釋有貞出獄感士權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灑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

士權自泰州來謁欲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權辭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權略無怏怏意將行余偶見士權於劉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言論雄偉氣節凜然無一言以及徐真信義士也

菽園雜記云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太監曹吉祥構讒害之非也聞　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内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爲辭故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將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督張輗封文安伯張軏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伯楊善由鴻臚卿封興濟伯其餘都指揮以下陞職有差未幾慈烈皇太后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　英宗始

悟其冤而悔之又常以問李文達公公曰天下　陛下之所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欲圖富貴妄生事端耳由此削奪諸封爵及軍職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若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耳

寓圃雜記云天順五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詣武功徐先生日已午尚未盥櫛坐久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吾二人對無所見先生徐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其禍尤甚於我也二人復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欽果反誅連及祥焉

殿學記云予觀吳志謂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天文地理兵法

河渠陰陽方術無不通貫及讀其所爲漕河碑閣博爾雅當時詞臣無出其右然其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奪門比昵奸回屠戮忠良金齒之行亦天道也

許彬字道中山東兗州府寧陽縣人初以文學名登永樂乙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授檢討宣德中秩滿陞修撰正統十四年曹鼐推舉提督四夷館九月陞大理寺少卿十月陞太常寺卿景泰元年 英廟北還議遣近臣迎 駕沙漠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八月辛酉也先爲上上臺設座於上率衆酋拜奉辭 太上皇進良馬貂皮遣得知院等護送至野狐嶺仍遣五百騎送至宣府彬謁見 太上令書罪已詔勑諭文

武羣臣仍遣彬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知　英廟景泰末年景皇有疾都督張軏張輗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鴻臚楊善主復辟以南城之謀扣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元玉軏等說其言就徐議徐覽步乾象遂成取日之功　英廟復辟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彬既入相鄙劣放曠一日朝退上東閣堦峻雪滑彬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有貞俛首側上噱然而笑殊失觀儀僉都斥之天順元年會試又囑考官私取其子許起一時浮議譁起有閣老賢耶眞慷慨之句葢刺之也會　英廟用岳正入相乃謂正曰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矣未幾石亨憾岳正忤已

并及於彬謫南京禮部侍郎尋謫陝西叅政五年石亨敗乃復
其官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關學記云予觀天順日錄及袁彬李實楊善祀行記乃知許道
中之大節亦不可誣也夫晉之懷愍宋之徽欽樂與奔播於龍
沙衰藻蒙塵於狼胥艮以中國諸臣狃於細節闇於遐覽徇於
瑣務昧於遠圖未有若我朝 英廟之全福而諸臣建策遠出
晉宋之上如許道中者其亦詞林中之翹楚矣乎
薛瑄字德溫世爲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父貞洪武初年領鄉
薦爲貞定元氏教諭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祖以
生時卜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近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

百言及貞改榮陽教諭瑄侍行時作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
奇之既而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俾子弟職
日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
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河南鄢陵時
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為黜陟貞大以為憂瑄乃補鄢陵諸生
遂中河南庚子鄉試第一明年辛丑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
歲秋貞有疾瑄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
職　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
瑄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
潛心誦讀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燃燭記之或通宵不

寂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足蹈也六年丁繼母憂去服闋正統

紀元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璡首薦瑄提調山東學

校瑄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

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太監王振

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以為京堂者乎三楊以瑄

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

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皆王太

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

何不見薛少卿三楊乃對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

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

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曰私語不爲也作大理
箴以自警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
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先揖之曰多罪多罪自是銜
之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
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爲辯其冤駁還之如是者三都
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誣瑄出入人罪譖之於振振嗾言
官劾瑄得賄故庇死獄　詔繫獄當死人皆危之瑄怡然曰辯
冤獲咎死何憾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及逮至午門會問瑄呼
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怒奏瑄因不服
問理　詔綁於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哨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

素謹廉不預事是日哭於廚下振問何為泣曰聞今日[illegible]
將刑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告其賢振意解會兵
部侍郎王偉申救得 詔赦之放歸田里瑄居家六年門不
出潛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
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瑄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
言論遂訪策焉瑄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虜必奔遁既而果然
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往征之瑄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
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
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瑄曰死者何辜竟抵於
法明斷之聲播於民謠刑部尚書[illegible]都御史[illegible]初以才力

相尚及與瑄同事數日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爲大理寺卿有草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瑄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否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訊之文以謀叛進及五百餘家衆皆畏勢莫敢發瑄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瑄年[illegible]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召瑄入語移時辭語啓沃皆有關於

聖學君德者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illegible]數月瑄見將臣

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
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瑄惓惓以復性爲教嘗
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
讀書窮理須識見得然後驗其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
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
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瑄之學
以踐履篤實爲本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終日之間必體
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
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
箴規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

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録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門人閻禹錫撰云先生平日奏疏削其稾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録束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張鼎撰云先生邃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録未嘗釋手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

損齋備忘錄云少保李文達公嘗謂今日士途中能尚理學者纔見薛大理一人今觀其所著讀書二錄皆身體驗而有得者信非高才能文之人所能造也故其教人拳拳以復性爲事可謂知所務矣方其幼時手錄性理大全一書其書不下數百萬言是非立志之高大能無厭心是以卒能誠身以及於人而一時之死生利害略不能動也彼淺見者乃病其言之不華是以相如楊子雲爲勝於曾子之一唯爾

縣笥瑣探云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自得嘗曰自朱子後性理以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至謂草廬未及許魯齋

則予不敢知耳

孔門傳道録云薛瑄謚文清隆慶年從廷臣議從祀孔子廟稱

先儒薛子 增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 終